

TO: ICCL

Visi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Taiwan

～聰明與智慧～

Academic Tour 手札

(Story setting off in early May, 2008, finished in late June, 2008)

王旭正

May 07, 2008

故事裡，加了些小鬼們出場，是生活的靈感之一。亦是在不久的將來，對著小鬼們說：嘿，老二，你記得當你五歲時，看著電視螢幕，喜歡看那新聞畫面裡 F2 方程式賽車，總吶喊著，哥哥快來看吧，賽車吔，你看他們 "撞相" 了。此時哥哥說著，不對啦，是 "相撞" 啦！哥哥呢，總喜歡在晚餐時刻對著媽媽說，我要看新聞裡的氣象時間，看完後才要寫功課。媽媽你看，明天不會下雨，溫度 OO 又 XX，下雨機率是 OO 又 XX。老大更大聲地再喊了一遍任立渝先生的話，這是哥哥在新聞裡的最愛。弟弟回著哥哥說著，對啊，明天不會下雨，我們可以去騎腳踏車，玩溜滑梯，哥哥你說對不對啊！哎呀，不對啦，哥哥說著，明天要上課啦，你每天都不用寫功課只知道玩。弟弟繼續嘀咕著，對唷，那我們來玩吧！此時哥哥囁囁著 "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我要寫功課啦！" 也嘀咕說著 "媽媽，弟弟真好，他都不用寫功課"。說著說著還是走進房間，努力著那永遠那麼多的功課…。一刻鐘後，弟弟突然跑出房間輕聲地回報著，"媽媽我跟你說喔，哥哥他在書桌前沒有動喔(發呆)，快來看"，此二小鬼永遠在鬥，搞情報戰，鬥不完啊！也就在哥哥快寫完功課時，說著好累，好想玩一下，弟弟接著，好啊，我們還玩象棋吧！看著此幕，我依著哥哥心情回著，去吧，就一盤好了…。在棋盤中，突然傳來弟弟說著，哥哥真 "不水準" ("沒水準")！他說， "是我把兵放將的

旁邊，不算" (See ~兵與將~ CHCPB -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Feb. 2008)。通紅的臉，不高興的哥哥也回著， "怎麼會這樣，爸爸，明明是弟弟偷放的…"。哈，這是老大的個性，執著，剛直，無法接受 "unlucky"的偶發事實，開始翻臉氣呼呼地抱怨著。經常司空見慣地見著这一幕，應著这一幕，總一遍又一遍地對著哥哥說著 "哥哥，你比以前有進步了，不會動不動就生氣，玩棋，在玩之前要講好，如果你沒有排棋子，叫弟弟排，那表示你相信他。如果相信他，就不可以懷疑他把兵放在將的旁邊，不然下次你也要一起排棋子，這是玩遊戲的禮貌，約定，不可以反悔，不然好的都是你的，不好的就說人家作弊，這樣別人就不願意跟你朋友了"。 "我們學東西、玩遊戲，講好就要守規定"。小學的他，其實是真的一次比一次地有禮貌，只是本性的根就如此，偶而地發作，似乎也不為過。能多知些本性的根底性格，對於這個社會的適應生存，就得能多沈/挺住些氣與外來的未知旱洪，尋求遮陽/洩洪之道。工作/生活裡總有莫名氣，氣裡，一直是不合理下的合理解釋，不公平下的要求公平，不對等下的視若對稱，或許這亦是智慧得以發揮其一之處吧！

忙了，盲了，生活/工作/研究事的起伏總是引響著心情。睜眼迎接新的一天時，總是想著有何事，可讓自己有些期待。Is it a surprise to me? 接著站在客廳的一隅，打開 Notebook 準備接收那 Surprise or Shock or Sad, 3-S news from Internet。想必這已成為現代科技人工作/生活的一部份。其實該拜高科技之賜，許多事件的處理，已經是超乎想像地近乎奇蹟。當然還不斷地挑戰人類智慧的極限。然今日的奇蹟，很快地，咻，將馬上成為明日的遺跡，來日的古蹟。現代人或許該感到幸運的，對於科技的運用，然也或許有些不幸。學期當中，課堂裡正對著學生說著，科技帶來 3C (Computer, Communic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時代的人機一體境界，有人就有手機，人手一支手機；有手機就有人(入鏡)，在那 snapshot 的一剎那間，全部錄進手機裡了。本是好事，為生活留下一些回憶，曾幾何時，也成為隨手興/性來，予所予求的獵物/色工具，隱私似已不再有所保障。無時無地被看穿了。這是個名存實無設防的科技"奇蹟與奇畸"，是偏了與

不正常的行徑啊！當下想起了一句廣告名言，"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也想揶揄地回著說，"科技也會要了人命"啊！嗯，是相當地深刻描述。這原味的需求，若不當/過度的使用/氾濫，都看穿了，一切不就沒價值了嗎！是啊！手機佛如監視器般，拍錄了生活的所有細膩處，盡在渾然不知裡，洩了人性的底了。當"全都錄"（全部都被錄）了，毫無保留了，似乎就不值得再人生玩味了，唉！生命的精彩如同在密碼系統的運作一般，給予所有最大/最多知識/能量，猜吧？猜想人生，試探人性之所以有趣，那是因為那把key，一直存著保留著，操控著人生戲劇的張力，直到最後那一刻，謝幕。論定這一生的功譏是非，生命才看到那始作俑者的生命密碼key，不有趣嗎！

忙與盲裡，找到些支撐點，似乎生活可以不再向下沉淪。可以平行地在那個深度，盡情滑行，享受一下悠遊的速度，感受生活週遭的細膩與感觸。也或許有機會可以向上提升些層次，多看到些不同世界的面向/心向。啊哈，生活就像浮標般，經常地沉淪，偶而地上提，若可以找到一個平衡點，在水面上，悠游於湖面上，自在。幾次偶而的抽動著，魚上鉤了，藉由浮標的觸動，心情著擺動，該是喜悅的，因為釣魚樂該是當魚兒咬食餌線引發觸覺傳動的那一瞬間吧！換言之，平衡地浮標悠遊與自在，偶而的觸動帶來的喜悅，正式自在裡契機所帶來的律動，人存在價值裡，不正是需要這些互動下的提攜與關懷嗎？是的，在自在裡，肯定了生活的品味，操之在己，在契機裡，給了發展的空間，圓了需要關愛的藉口，在浮標的漂浮與擺動裡，全在那裡！

忙與盲，每天沉浸在不完的思考規劃，在忙裡偷閒，猶如 詩詞裡：水仙子（田家）：「綠陰茅屋兩三間。院後溪流門外山。山桃野杏開無限。怕春光虛過眼。得浮生半日清閑。邀鄰翁為伴。使家僮過盞。直吃的老瓦盆乾。」"偷得浮生半日閑"，或許倍感珍惜；盲目的作息，是因為當熟悉了工作/生活的規律，似乎如彈琴般，閉起眼來，仍可操琴自若。多用點心思，是否能再熟能生巧，肯定是活出自在了！

你在忙嗎？你盲於生活的規律嗎？甫結束上回 "時間與空間"的記述(See ~

時間與空間~ Spring-FCU -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March. 2008), 那穿梭於忙與盲的日子裡，擠了時間，尋理出感官的真實面，留下痕跡。嗯，這回該端出啥麼呢？在五月七日，2008，visit to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國立清華大學，NTHU) 講題裡的 Crime Investigations，想為 Evidence 殘留與 Suspect 的可能性連上點蛛絲馬跡，也想拉上數學/哲學在聰明/智慧裡的一絲點的姻親與想像力。

極限(infinity)，著實神奇，是個平凡、超乎想像與矛盾的詞。神秘的是，極限是微積分發展的重要基石，那來自於極限的嚴謹定義，才能有導函數的形成，也就是微分學的原始定義。沒有這樣的基礎，微分學的發展或許將會千瘡百孔，漏洞百出了。在哲人莊子的論述中，〈天下篇〉有著一段與好友惠施的有趣對話論述，是"詭論"，是"想像"，令人深刻描述與超乎想像的思維，在那個幾千年前的時代裡，...。「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一尺之捶取其半，萬世不竭。...。」在極限世界裡，亦引著另一段說著，「...。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為之小一。...。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您看到 ∞ 與 $-\infty$ 了嗎？您看到這個現代科學符號了嗎： $\{1/2, 1/4, 1/8, \dots, 1/2^n, \dots, \lim_{n \rightarrow \infty} \frac{1}{2^n}\}$ 。是以極限的神奇，不難看出了。而至於平凡，也許是螞蟻/

凡人之眼所看到的極限，所以也就顯得普通與平常。For example, $\lim_{n \rightarrow \infty} \frac{1}{n} =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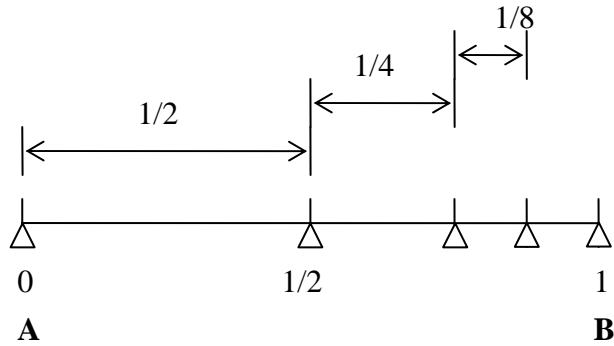
$$\lim_{n \rightarrow \infty} \frac{2n+1}{3n+4} = \frac{2}{3} \text{ (因為 } \lim_{n \rightarrow \infty} \frac{(2n+1)/n}{(3n+4)/n} = \lim_{n \rightarrow \infty} \frac{\left[2 + \frac{1}{n}\right]}{\left[3 + \frac{4}{n}\right]} = \lim_{n \rightarrow \infty} \frac{2}{3} = \frac{2}{3} \text{)}。既如此，為何又有了$$

矛盾之詞，哈！事實上 $\lim_{n \rightarrow \infty} \frac{1}{n}$ ，非真為零啊！ $\lim_{n \rightarrow \infty} \frac{1}{n} = 0$ 其實只是說，當 $n \rightarrow \infty$ 時，

$\frac{1}{n}$ 的極限值會趨近於零，而 $\frac{1}{n}$ 永遠不會等於零啊！這就是極限(infinity)的神奇與

平凡，有似矛盾的嫌疑處！讓我們來看一個古希臘哲學家 Zeno of Elea 講過一句

話，來開始我們的論證吧。"一個房間裡，(一個人)從牆的一面出發，欲撞上房內對面的牆/房門，使得(一個人)能夠橫越房間是不可能的"。試想著這樣的敘述轉進邏輯推理的世界裡，如圖一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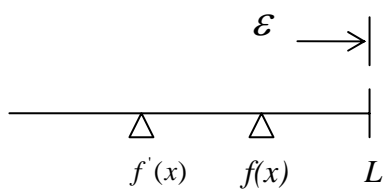
圖一

將圖一的距離轉成數字的表示，將為：

$$\left[\left(\left(\left(\frac{1}{2} \right) + \frac{1}{4} \right) + \frac{1}{8} \right) + \cdots + \frac{1}{2^n} \right] + \cdo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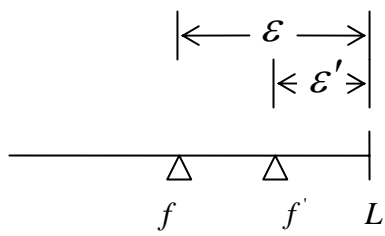
從 A 點出發的王二麻子，如何能穿越這個看似簡單的距離(0~1)，到達 B。但卻在數學的形式下， $\sum_{i=1}^{\infty} \frac{1}{2^i} = ?$ ，由於無止境的 n ，也將使得如此的加法無法得知最後的結果。然事實上，橫越一段距離有這麼難嗎？答案是 "不難"，然在嚴謹的數學論調裡，竟然出現了 "很難" 的答案，因為不知未知的 n 切割，使得相加的結果亦是遙遙無期。哈，有趣吧！怎會如此，這個悖論(controversy)為數學與現實世界帶來了矛盾，不該如此的數學應是為現實世界帶來更精準的測度才是。追根究底這個迷思，在於加法的定義是在有限的項數下，才具意義。既然 \sum 是無限項，當然，答案為何以不能代表特定的事實(因為無窮項的加法，加法運算已失效)。唉呀呀，既然如此，這個迷思總得有個歸宿才行啊！看似簡單的短距離跨越，卻在數學世界裡苦無對策，懸了兩千多年(自古希臘哲人 Zero 開始)，一直到法國數學家 Cachy(柯西)與德國數學家 Weierstrass (魏爾斯特拉斯)給了明確清晰的數學論述，有著 " ϵ - δ -rule" 的故事 (See Calculus-textbook if you feel interested in this)，才暫時化下這個爭論不休的現實世界與數學王國間的盲點：那

是有趣的論述，在 Cachy 與 Weierstrass 的聰明/適切定義下，給了一個任何正實數 (positive real number)，say it $\varepsilon > 0$ ，講了一個關於公式 $|f(x) - L| < \varepsilon$ 的故事。就讓 $f(x)$ 表示運動/可移動/物件函數。 L 表示一個固定物件/數值，當二者之間的可能靠近距離恒小於任何一個的正實數時，那即是 $f(x)$ 已到達 L ，表示成 $f(x) = L$ 。對此，可有二種說法詮釋，一則為 "先存在有 $\varepsilon > 0$ "，在距離 ε 下 "以 f' 或 f 來靠近 L "。無論 f' 如何靠近，皆可找到另一 f 更靠近 L ，使得 $|f - L| < \varepsilon$ ，如圖二所示。



圖二

如此下去， f 持續逼近 L ，使得 f 與 L 兩者幾乎毫無距離。換言之， f 其實已逼近 L ，且已經到達(即收斂, convergence)至 L 。另一則以反推的說法 (理解用)：若 f 與 L 存在有距離 $\varepsilon > 0$ ，然在 f 的移動/靠近裡，依然可以找到另一距離 $\varepsilon' \neq \varepsilon$ 這使得 $|f' - L| < \varepsilon'$ ，如圖三所示。



圖三

事實上， ε 與 ε' 皆是任何正實數，既然存在 $\varepsilon > 0$ 但又可找到 ε' ，那是有著矛盾啊，

i.e., " $\rightarrow\leftarrow$ ". 換言之，因為可被插入有著更短的 ε' ，當 $f \leftrightarrow L$ ，存在距離時，即 $f \neq L$ 將一直有矛盾。因為可被插入有著更短的。藉由矛盾的反推表示，無法在 $f \leftrightarrow L$ 間插入任一個 f' ，使 f' 更逼近 L 。即 f 與 L 不存在距離， $f(x)$ 已到達 L ，即 $f(x)=L$ 。

依如寫作風格般，把鏡頭拉回 2008 年 5 月 7 日的那個場景吧—NTHU 的邀約訪問，在 Prof. Sun 的熱情招待下，先一同與著 Prof. Tsai, ICCL Deputy, JH 等四個人 Keynote speech 前，先有著一頓溫馨的午餐 in a corner of NTHU Campus。這個地方其實有些熟悉，又有一些陌生。熟悉的是那擺設，書香世界的風味，雖喜歡飯香、茶熱，菜沾味，然似乎都比不上書裡世界對我的吸引。小時候聽著大人世界，講著"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聽著也就湊和著在爾後的成長過程…。然，nothing sense, 沒啥感動／滋味在心頭。當自個兒無啥甜滋味，如何要求他人說著"甜吧"！哎，那即是人生成長的青澀，對於所學，在尚未入味前，只是照本宣科的轉敘，或許也不該期許有何感動回饋。聽者若真有覺悟，該說是異類吧！其實生活／工作若是如同一鍋甘／苦／酸／補滋味湯頭，一味地快火，是滾了，是燙了，可吃了，可喝了，然或許不入味，就僅是喝湯，吃了餛。那箇中甜／補滋味，就得在火裡尋出偶而細火／慢燉的適時與酌量。

這些年，心情故事有了些圓緩沉澱了些。浸在書堆裡，似乎真有些閃閃亮亮的光，似乎有個佳伴與著共舞。閱讀後的心情，似覺得歷史／人生的相似處，那即是黃金的亮光誘引著。閱讀裡多尋回些自我的定位，角色扮演，當然也明辦了些真正的旅程知友，就該就是書中自我寶藏／寶貝的好事真諦之一吧！在那中午的餐局裡有著書香的氣息，也巧遇了 Dean of NTHU, Prof. Tang who is a senior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NTHU, it is really my pleasure to run across here the restaurant. Talk to Prof. Tang by the way, and thought one thing that posted from Prof. Tang in early 2008, thank him to care of me, with something story inside it (see 附錄一)

祝福新的一年開始；

好事接二連三；

心情四季如春；

生活無顏六色；

雖然生活忙得七手八腳；

煩惱也能拋到九霄雲外過著十全十美的詳鼠年。

記得在 2003 年吧！在一處學校，依著同事，Lynn，的邀約，幫個忙，兼了課(see 附錄二)。離散數學(Discrete Mathematics)，對於這門課，其實大學時代的自己，完全沒知覺，就是跟著進度跑，懵懂過了一學期。爾後當了指導者，總得拿出一套道理，說服來聽道的學生啊！就說著離散在電腦中不外乎訊號的一種。事實上 電腦的訊號處理，大致有兩種，一為數位，一為類比。數位訊號，命之以數字之 0 與 1。在形式上，象之表現為上下分離的訊號傳遞。之所以為離散，乃為不連的象形，所以在台灣，譯之以離散。換言之，攸關數位電腦之基礎理論、討論、研究，即為離散數學的範疇。藉此也引出，為何離散數學在電腦科學領域佔有重要不敗的"法源"依據，必修啊，哈，是吧！話鋒轉到在課堂裡正談著等價關係 (Equivalence) 裡頭，有著"封閉性(Closure)"、"對稱性(Symmetric)"與"遞移性(Transitive)"。對於遞移性呢，隨性裡，對著學生說著數字裡有著類似的遞移性，您相信嗎？看著學生一臉茫然，快睡著了(總喜歡說著，現代教育裡，學生上課睡著了，身為師者，該負更大的責任，因為課程索然無味啊！打電動玩具，何如！保證場場叫座。但脫離課程了，唉！不可為之)。接著說著：讓我們來玩一種遊戲，叫做成語接龍。聽過"一元復始"嗎？有無"雙喜臨門"啊！再說"三陽開泰"。可以告訴我，您想到甚麼？未睡著的學生，說著"四季如春"，好耶！另一個說著"五福臨門"，再來"六六大順" ㄟ耶！有人似乎醒了，夢說著"七夕鵲橋"、"八面玲瓏"、"九九重陽"、"十全十美"。喔，這就是數字的遞移精神啊！

2007 年 ICCL 的入學名單，有一個話柄，也有著相同的故事，只是反了。反的是，有著遞移裡，十二金釵、seven-eleven、十酷吏(十酷刑) 九條好漢、八仙過海、七匹狼、六壯士、五小福、四劍客、三隻小豬、雙響炮、釘孤枝(台語) 絕響，的規律。唉！那一屆學生，竟然出乎意料，個個受不了酷鍊，紛紛求去。是班風吧，殊可惜。最後還好留下了 "三隻小豬"，止了血，撐到現在。"不經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撲鼻香"的琢磨下，總算三點開了面，也撐住一片天，該是值得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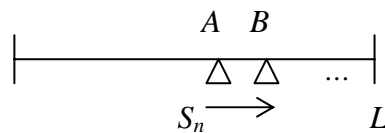
NTHU 的一隅，當四人坐下來後，開了話題，與著 Prof. Sun，說著 CCISA 的發展、現況與期許。提著 project 的原委、進度與改進之處，似乎當著面聊著一些事，情報的直接交換，毫無猜想，完全在掌握中，也應最好的溝通方式之一。那就是人出現了，霧也散了，路就看見了，目標／作為也就跟著動了起來。這就是氣理互動異妙之處吧！接著，開始 Prof. Sun 與 Prof. Tsai 的對話，那都是 NTHU 家務事的傾吐。劈哩叭啦，話閘子開了，可就講不停。這是種有趣的詭論，也是辦公室閒談八卦文化之一種類型。往往對於爭議最多，無論對／錯／是／非，即是話題排名榜之首，當然基於人們的發洩心理，大概十之八九是屬於 "complaint"。

藉著 "八卦文化"裡，Prof. Sun 與 Prof. Tsai 正談著 NTHU 裡的"幫派／清門／壟獨"…。哎呀，果真天下海鷗一樣白，烏鴉一般黑，各處都一樣啊！引著古籍點卷裡-莊子逍遙篇說著，"海鷗與烏鴉"的典故，那不應證著人性活在歷史中嗎！ After the talks of two-professor, I said to JH, in someone corner of campus in NTHU, 其實各地都一樣…，永遠嫌不完的嘮叨事，永遠希望攬個好事在身上。然趣味就在此，凡/世間不盡人意事，十之八九。凡間/界與仙界的不同啊，仙界好嗎？還是羨煞凡間的五顏六色。該是沒得準，那是心性的本源，"幻想世界的好，生活空間的慾"，都一樣吧，只是修為的層次裡，劃了那道界限。線裡，線外，世界大不同。

1330, in NTHU, information building, base room, 跟著 Prof. Sun 進了

auditorium。的確，席間坐滿了人，曾問了學生之一，C.Y.，會場可容納多少人，C.Y. 回答約 200 餘人，所言困然不假。這群研究生為了一張簽名單，只得坐在台下，等著近 1500 的那刻，結束了演講。講題的 "Crime-Evidence with Digital Forensics, " 對這群 Audiences，該是充滿好奇。亦藉著這個故事，終於擠下這段話，The story with $\lim_{n \rightarrow \infty} S_n = L$, where S_n is any possible suspects, L is the exact one。依著概念性論述說著：當無法在 $S_n \rightarrow L$ ，再尋出一個 suspect 時，不就表示 the right one at suspect is L 。

在數學裡，看似對，然不具強烈的抵禦性/說服性。因為若說找不到，就說沒有，將偏於 "找不到 \neq 沒有" 的瑕疵。那麼在 suspect 的定位上，當然也就有引人非議地的文字遊戲，找不到與沒有，是不同的事件。如此而來，suspect 當然是無法指定給 the exact one L 。此時，再以著另一正面性推敲：任一個 suspect S_n ，皆可找到新的 suspect S'_n ，很靠近 the exact one L ，除非 $S_n = L$ (即沒有差異的境界)。在此學理下，對於 suspect 的逼近，將可有著這樣的推敲過程，如圖四所示。



圖四

當 $S_n = A$ 時，亦可找到另一個 B 很靠近 L ，以此類推，至令 S_n 以 L 為定位目標時，設定的 S_n 與 the exact one L 不再有差異，其意為 $S_n = L$ ，即為真正的 suspect。

這樣論述在數字世界似乎是明確。取了 S_n ，可以再取 S_{n+1} ，來說著 S_{n+1} 與 S_n 更靠近 L 。直至 $\lim_{n \rightarrow \infty} S_n$ 的那一個完全為終點才毫無爭議。這就是確定了 $\lim_{n \rightarrow \infty} S_n$ 得為 L 。

當移轉到 Suspect 的調查時，如何下定論 $\lim_{n \rightarrow \infty} \text{"Suspect}_n = L$? 採/依著數字前進的步伐，找一個 Suspect_n ，再找出下一個更靠近的 Suspect_{n+1} ，使得唯有最終的 $\text{Suspect}_{final} = L$ ，沒有任何可懷疑之處，因為這是透過犯罪調查的人/事/時/

地／物的充要條件下，還原至原始現場的唯一性，就這麼定了，That is the exact one, *L*, with the unique Suspect_{final}。

哎呀，這樣的文字遊戲，著實累人，在 2007 的 summer 當看著極限的故事，即想著這樣的推敲。只是雜事的拖延，思緒的不清楚，延至這份故事才見了光。也許可以是下一個殘缺的 ending，想著移轉至學術報告的研究吧！找出可定義數學符號，與著犯罪調查的關係，當所有脈絡皆齊了，踩著先人的步伐，跟著論証，該可拉回那個現場，那個留下痕跡，無可取代的唯一"始作俑著"，就當成這個 2008 的暑假功課吧！

在 NTHU 裡，一進入會場，投影機未能設定好，就留給助理 and 隨扈忙吧！然總得炒熱個氣氛，只得清唱了。透過 Microphone 說著：NTHU，學術首府之一，in Taiwan…。總不能信口開河，得留下些學術氣息，有點知識傳播，企盼諸公子哥、小姐、同學們能有所獲。雖不奢望有驚人之語、遠見之談、駭人聽聞，然想著，若能引來一泉清流、拾得滄海一粟、博君莞爾一笑、一語驚醒夢中人，這場現代教育觀，倒不失符合 e-世代，年輕人心中的師道標準，3-么，"營養好、分數高、哈哈笑。" …，投影機終於 ok 了，幕將掀起…。NTHU 的禮堂的 talk，對 JH 而言，相當地戒慎恐懼。總應著我說，NTHU 比較不一樣吧，NTHU 研究生比較刁吧，NTHU 的程度又如何如何…。也難為了 JH，是的，NTHU 是比較不一樣些，然專業的講演是種學習，已無先入為主，有著主人傲氣／客人（害）羞氣的意識迷思。該是說出精華處、精妙點、分享經驗、討論成果。東西是自己準備，自造的，有何怯場／害羞之有，"行"，說吧，"對的"，教學相長，"有心"想知道，就聽吧！這遭互動，不該白搭。就這樣罷了，其實既來了，就演什麼，像什麼（See ~演什麼 像什麼~ NSYSU -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late March, 2007），儘管著表演的專業，甬想著看戲的人想什麼，能來就是不一樣。是吧，煩什麼，憂什麼。完後一鞠躬，掌聲會告訴你答案，消除所有的意識迷思。哈！一場秀，結束了，過程的互動，時而笑聲，我知道氣氛是輕鬆的，那台下人經常地凝視螢幕畫面，…那肢體語言的微妙互動…，看來這個

午覺夢似已破功！也破除了 JH 的魔咒恐懼。全場的參與，在下台一鞠躬時，我知道應是值回票價的，再度完成一場 show。其實每場 show 皆是兢兢業業，那怕一樣的劇本。不同的聽者，所帶來的互動，將影響著戲劇張力。只有做好準備，拿出別人沒有想到／做到／表達到，這樣的表演／講演，就是與眾不同，新鮮，值得回味！那即是公開講演裡，互動下，令人感動之處吧！

幕謝了，看著一群學生湧上前來，該不是來要簽名吧！咦，他們反倒圍向 Prof. Sun who is the chair person at this invited keynote speech，有趣哦！究其原因，真的是要簽名，只是表錯情地，以為講者就此紅了；但卻圍向 Prof. Sun。哈！原來是要簽名確認今天有來聽課／Seminar，不可記曠課。不管講者是誰，學生最想要的，其實是那出勤記錄(這招對研究生出勤記錄的招數，走遍各地系所的 seminar-class 都在用，唉，該說人/研究生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這個社會…)，至於演講的精彩／感動，就再說吧！

五月底了，以為梅雨過了，想著海邊小屋的西瓜該是成熟了。就在一個 weekend，再吹殺向那小屋，盤算著在田裡採取瓜李的甜滋味。不料，氣象報告傳來，豪雨特報正從南邊挺移至北部。咦，不是有下雨嗎，在研究室／辦公室裡，也喝著咖啡，聊著所有的工作／研究是非。時光回到一個場景：ICCL 的兵們，總是在 weekend 前的一個 Friday，all day to talk all the matters with the members checking over the statuses of ICCL in research/developments things. 這回有著三大族群，CPU-gang, NTHU-gang, India-gang, where in India-gang，老印有四個兵，亦再次在 ICCL 裡做研究。每年就那麼一季，說長不長，說短是夠短，等熟悉了環境，看來也該離開了。在 2007 裡，二個老印，第一次來了 ICCL，排除各種限制，終於安頓了這二位研究學生。本有所期待，然過程的試鍊、拉拔、稜磨，…，亦是學習的一種吧。記得 2007，分配著各種的工作，有著五個 leaders 的指導，這個實驗，雖不甚滿意，然到有些小成果。也有著 3-S, safe/me, safe/him/her, safe/you 的結束，(Safe for me, take care of all things about them; safe for the guys with all places they visit; safe for those who (my ICCL members) are related to

them)。哈，沒事就好了！2008，就在每個 Friday afternoon，總與著派在 ICCL 的 spies，在喝咖啡聊是非裡，得知各式的情資，以為下個動作的參考依據。（在古云裡，有著五間：鄉間/因間、內間、反間、生間、死間，著實應在生活/工作/處世裡）。情資回報裡，擬了一個 check-point, in the coming Tuesday to see if "qualified" or not。看來五間用在人間處事，變成六間了（鄉間/因間、內間、反間、生間、死間、plus 人間），maybe more practical to see its power！

將場景移回那豪雨特報吧，大熱天的 Friday。實在感受不到，一絲點雨的氣息。就在那瞬間，傍晚，滂沱大雨，稀瀝瀝，嘩啦啦，下起來了。果真天不測風雲，氣象的報告，也許又會說著，"還在誤差值內"吧！當時正開著車，全家老小正看著車外，劈哩叭啦的雨珠子，打亂了交通，也樂壞了兩小鬼。老二說著：哥哥你看，那裡的水好高，可以游泳吔！老大回著，哎唷，不是啦，那是積水，不可以游泳啦！突然間，一陣水注 splash to us。哇！二小子驚叫了起來，老二說著：還好，哥哥你看，我們有超級宇宙無敵強的玻璃擋著，我們的車可以游泳，對不對啊，哥哥。當然，哥哥又回著，哎唷，不是啦，我們的車不能游泳，那那…，為什麼"閃電麥坤"的車可以游泳，哥哥，你不是也有嗎？我是紅的，你是藍的，我們不是都在洗澡的時候，一起游泳嗎…？哎唷，那不一樣啦，媽媽，弟弟又再亂講了啦！兄弟們的唇槍舌戰，永不間息。看似哥哥多懂了些，然翻起哥哥的功課小日記，哎呀，亦是趣事一籬匡。劇本裡有著："今天爸爸帶我們海邊看潮漲、退漲…。然後又去馬家庄。在那裡看到很多食物，有三合院、佛像與粽子…;<# \$%^…？"在另篇文章裡寫著："今天全家出去玩，看到我爸爸，帶著很多媽媽與小朋友在四處公園玩，天空上的公園裡有一些風箏在飛，也看到公園裡的水在魚裡游…??#\$@??!"，唉!是的，這是初學造句的老大傑作，真的不是爸爸在外面帶了很多媽媽的小朋友哦，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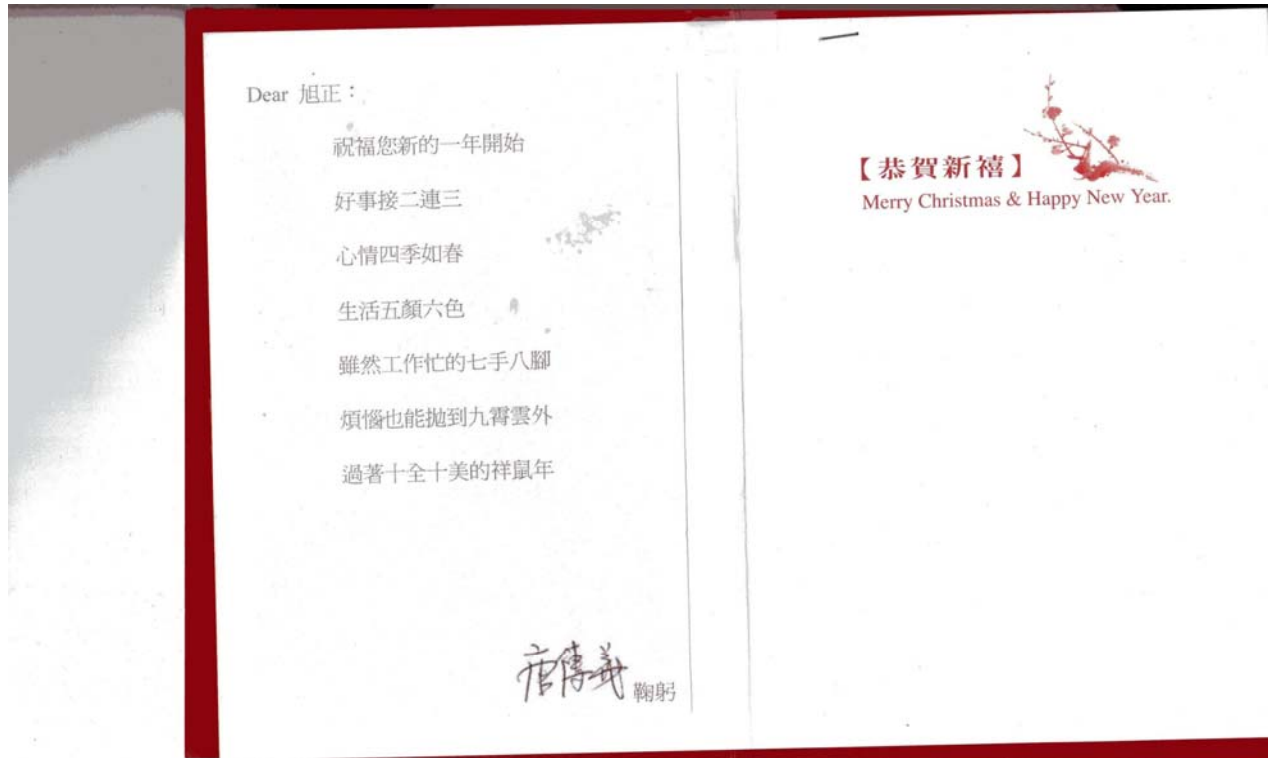
聰明、智慧、德望、才氣，諸多社會價值觀，在寫作的同時，一一浮現腦海。聰明的深長度，智慧的廣寬度，德望的仰高度，才氣的縱橫度，那是正踏入六月夏的心情綜合集合。在所面對研究/工作、生活感觀/刺激，人事運作/應對

的交織起伏、片片段段、瑣瑣碎碎的撰載成一篇故事。不可否認的是 NTHU 的邀約、在五月初的一個下午，有著極限世界、依著邏輯推敲下的 Suspect "不可否認性"。不可否認的是在踏入初夏前梅雨鋒面，所夾雜來的忽晴忽雨，高高低低情緒，藉由小鬼們的嬉鬧，試圖掩飾心中的不安定。也轉移個焦點，讓她回歸那原始點的 "自在"，其他又"夫復何求"，是吧！

在六月中旬的一場滂沱大雨，正開著車，在高速公路，往著 NCTU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交通大學)的一場邀約。正想著，那是個機會，隨著雨滴敲拍車窗的節奏，大雨正提醒著要試踩煞車減慢些速度…，我踩了…。也許在這篇故事，NTHU，也該給了段落。接下來也可以再加踩油門，讓速度依然馳騁在高速公路上，用生命的筆跡留痕裡，時時地煞車，該是為了調整新的舵向，等一個新的跑道，在那奔馳…。

在那兒，六月中旬的一場劇裡，依然是 "來吧！叫我 Dr. Chu(朱) "，只是由三月下旬的 FCU(逢甲大學, See ~時間與空間~ **Spring FCU** -visit/international view at web-talks, late March, 2008)，移師 NCTU。劇幕一樣，然有著不同的卡司。劇碼等著被端出在接下來的故事，…。藉由夏日的陽光，在 Taiwan 的一隅，想著... 那滂沱大雨的開場，高速公路的驚心，六月十六日，2008 的交通大學的一齣公演劇， "Coming, Dr. Chu" ，with the key of "智哉與自在"，正等著呢！

附錄 一



附錄二

